



许梅 见白头

人一生，
总不止要爱一个人的。
而我却是。

不青

玛莎 著

If we have
never met before

新锐才女作家
玛莎敬献

民国军阀爱情传奇

著名编剧张巍
诚意推荐

世家门阀，权力倾轧，乱世情错，长恨如歌。
孽情在连天烽火中滋长，痴怨在断壁残垣中埋葬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2017.5/3270

1560564



贵阳学院图书馆



GYXY1560564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许青梅见白头 / 玛莎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761-3

I. ①不… II. ①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7084号

书 名	不许青梅见白头
作 者	玛 莎
出版统筹	黄小初 沈滢颖
选题策划	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	姚 丽
特约编辑	单诗杰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版式设计	段文婷
封面绘图	三 乖
封面设计	80零·小贾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240千字
印 张	8.5
版 次	2015年10月第1版,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8761-3
定 价	29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64810892-616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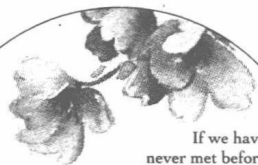
人一生，
总不止要爱一个人的。
而我却是。



目录

▼ CONTENTS

- 001 / 第一章 马摇金辔破香尘
- 027 / 第二章 双美
- 047 / 第三章 都门十二，元宵三五
- 068 / 第四章 萦怀
- 098 / 第五章 几孤风月，屡变星霜
- 119 / 第六章 蕉心剥尽一重重
- 155 / 第七章 探梅又晚
- 176 / 第八章 再同欢笑，肯把金玉珍珠搏
- 194 / 第九章 大雪尚有蝉
- 216 / 第十章 庚郎未老，何事伤心早
- 235 / 第十一章 未省展眉则个
- 252 / 第十二章 屈指劳生



If we have
never met before

第一章

马摇金簪破香尘

国民十四年九月，宽城疏疏落完几场秋雨，白天更短了。座钟上的时针落在七点半的位置，侯叔銮径直进了啸园。啸园是前清盐商的园子，至今已有些年头。夜来金风凄紧，老园子里堆山砌石，山亭穿廊都是朱红青蓝，在飒飒树影里更显萧然。

孟向恒正在二一亭边穿廊上逗鸟。

“习柔的事情有消息了。”侯叔銮扬了扬手里的信封。

“这样快？”孟向恒抬了抬眼，嘴里轻吹了几声哨，引得笼子里的南路红子“西西棍、西西棍”地叫不停。

“郁二小姐说动了郁夫人，昨晚赦令下来，当场就放了人出来。”

“到底是夫人那里好说话。”孟向恒说。

“现下学潮的事情闹得这么大，学生迟早要放出来，你又何必兴师动众？上次为着施怜云的事，伯父不是已经剥了你一层皮？”

孟向恒把鸟笼子举在面前：“其他人也放出来了么？”

“再快十几日总还要。”

“我不想她吃这个苦头。”

“你是煞费苦心，不过我看习柔是个倔脾气。”侯叔銮苦笑，“强扭的瓜恐怕不甜。”

“如今付英成人在牢里，她家里又有一个寡母，不怕她不回来求我。”孟向恒把鸟笼子搁在栏杆上，赌气似的偏过头冷冷一笑，拿起铜盘子里的手巾揩干手，发狠地把手巾甩在鸟笼上，惊得笼中鸟儿上下扑棱，凄鸣不止。

“你有万足把握？”

“习柔我还拿得准。这一阵不过是跟我置气，等真接她回来，正经安置了，再等个一年半载，给她一个名分，怕她不回心转意么？”

“火车今天晚上到，怎么，你亲自去车站接一趟？”

“那倒犯不上，不急在今晚。晚上你再叫上几个人，咱们一块儿上六国饭店跳舞去。”孟向恒一个人在家里头关了这些时候，觉得好没意思。

“去做什么？八点不到，跳舞也嫌早了。”侯叔銮笑，“不如和我去漱园吃蟹。”

“今儿又是谁请客？”

“葛芸婕。”

“这又是谁？”

“是葛总长的二小姐，她请客一贯热闹。这葛小姐双十年纪才从美国回来，不过半年，已经上了几次《良友》画报的封页，颇出风头，是如今宽城交际圈子里的红人。”

孟向恒和侯叔銮一道到了漱园，绕过溪石山房，径直到泉池边上

的悯儒厅。

还不到烧热水汀的时候，但漱园的墙里安了紫铜管，从山上引温泉水下来，甫一进门就觉得扑面而来的暖风熏人。

“叔銮。”还不见人，先听见脆生生一串笑音，里间一个穿着露膊西装的丽人迎出来。来人双颊酡红，额上已薄薄出了一层粉汗，正是葛芸婕。

“到晚了，到晚了，”一旁一个瘦高个儿拍着手起哄，“迟了的自罚三杯。”

“好小姐，这次放过我吧，我替你引荐一个人。”侯叔銮笑捏了一把她粉白的胳膊。她嘻嘻一笑拍开他的手，迎前几步，极自然地把孟向恒的胳膊挽住了：“求我没有用，四公子我认得，上次在姐夫家里见过的。他是新客，我们自然不问罪，偏拿你一个。”

孟向恒想不起来是哪一次见过葛芸婕，只好笑笑，背着手不搭话。于是众人一拥而上，将侯叔銮按在椅子上。

侯叔銮被几个人起哄一气乱灌，不住讨饶：“这下是磨刀霍霍向猪羊了，向恒，你快给我说个情。”

这一下惹得孟向恒大笑，作起怪来，轻轻一脚踢在侯叔銮的椅子上：“快喝吧！一屋子人就专伺候你了。”

众人大笑，侯叔銮淋得满脸是酒，也边笑边骂。

趁众人厮闹，孟向恒溜到屋外透一透气。漱园的小老板庄舜亭正匆匆领人过去，急出了一头热汗。小庄老板见孟向恒在这儿，吓了一跳，毕恭毕敬问了个安：“哎哟，今儿是赶着大日子了，四公子也在这儿。”

孟向恒听他话里的意思，是还有别的客人，便问：“葛小姐在这里请客，你不亲自去打点，这样慌张跑着做什么？”

“可别提了，郁家的二先生在兰汀厅正等着庆春班冯老板哪，已经迟了半个多小时了，正在火头上！我们一群底下人，是个个跳脚！”

郁二除了消暑，素来是不出常州的，眼下她竟来了宽城，也真正是一件奇事。

孟向恒隔着泉池，见那边兰汀厅屋门紧闭。那本是间东西合璧的大屋子，被一扇蓝花玻璃活页门隔断。外间置半堂软垫沙发，半堂红香木的扶手椅子，正中间一张鼓样的大圆桌，合围能坐一二十人。里间漫挂茜纱，早年间前清未逊，庄家祖上把安王爷赏下的一张老黄花梨榻放在那里，现在都不用了。

“二先生已拿我撒过一顿气了，也不叫上菜，我可不敢走开。四公子您还没去打招呼哪？您要是赏面周旋一下，就是心疼我们了。”

孟向恒听了小庄老板这番哀告，连连摆手。郁二是谁，脾气发作起来，谁在跟前也挣不着脸。

庄舜亭眼珠子滴溜乱转，向着那边努了努嘴：“您和二先生哪一个咱们开罪得起？实在是恕我不能耽搁了，待会儿再好好去席上赔罪。”

孟向恒又回去和众人谈笑了一阵，吃到半席，还是忍不住托词出来。到了兰汀厅，庄舜亭果然还守在门口。孟向恒让他不许作声，悄然掀起帘子向屋里看去。里间并不热闹，零星坐了几个陪客。屋子尽头展着一扇红鲤屏风，青荇油绿，赤尾曳然，影影绰绰地挡着榻上的人。孟向恒瞧了一眼背影，半卧着的就是郁二。

他正待再瞧两眼，几个人从抱山楼往下的一字长廊里走出来，庄舜亭大喜：“冯老板来了！”于是快快把帘子一掀，战战兢兢通报，道，“二先生，冯老板到了。”

“等了他这样久，推三阻四不肯来。”屏风后的声音懒洋洋的，故意夹杂口音，尾子拖得又软又长，“不是病得走不动了？”

“真是病着，人刚从床上抬起来的，派了汽车去呢。”庄舜亭说。

屏风后静过一阵，才道：“让他自己悄悄进来，要让人知道我这

样难请得动他，我也不必要脸了。”

几个人架了冯银仙，几乎是挨着孟向恒送进去了。冯银仙在梨园行里辈分算小，是后起之秀。孟向良从前捧过他一阵，专在戏院为他留有一排座，孟向恒也跟着这个不成材的二哥去过几次。这人眼瞧着都知道是病了，一张忽红忽白的虚肿脸儿，牙根发颤，额上冷汗淋漓。再向屋里看去，郁二已经出来落了座。

“二先生好，”冯银仙向她欠了欠身，告罪道，“实在对不住，来迟了。”

郁碧孙斜靠在圈椅里受他的礼。半年不见，她愈发白得发惨，短短的分头，做男装打扮，因为由南入北，长衫外边加一件银毫黑斑的白虎皮褂子。他早听说她不仅是鸦片烟瘾重，后来又贪打吗啡针。幸而是高，不然简直瘦得没有了。

“冯老板入席吧。”庄舜亭正要请冯银仙入席，然而不等他落座，郁碧孙突然道：“且慢，冯老板既然来迟了，先自罚一杯吧。”

冯银仙又向在座的几人欠了欠身，斟满了一盅：“我来迟了，请诸位包涵。”

“哎，这可不行，”牙筷轻轻敲在冯银仙端酒的手腕子上，“给冯老板换四两的杯子。”

听差捧来一只茶杯般大的酒盅，冯银仙知道推不脱，仰头喝干了。

“好！冯老板干脆。”郁碧孙说，“我再敬冯老板双杯。”

冯银仙勉强又喝了一杯，郁碧孙还要再斟，冯银仙扶住酒壶：“二先生，喝不得了。”

他哪里阻得住，她依旧把一杯倒满了。

“喝不得了，花雕最倒嗓子。”冯银仙摆手，“怕待会儿不能唱。”

郁碧孙把小瓷樽半圈在掌心里，拇指摩着杯口，一言不发。下头

就有听差上来撤掉了冯银仙的座位，席间已拉开了丝弦，檀板一下一下敲得人心惊肉跳。

“冷风还没吹够么？”郁碧孙突然道，原是早察觉了孟向恒在屋外。

孟向恒打了帘子进去，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”

“我视力好。”

孟向恒哭笑不得：“怎么来了也不和我说一声？”

“这次因为清微逃家的事，来得十分匆忙。既然是家丑，不好再找你。”

孟向恒讶然：“清微离家了？”

“找回来了，她自从上了震旦，张嘴闭嘴都是新思想。因为上次学运抓了那些学生，她竟然一气跑来宽城，真是天大的胆子。惹得父亲震怒，连你的事情也差一点儿不能办了。”

妹妹离家，她自己却在这里捧戏子，倒像是郁二的作风。

她慢条斯理地和孟向恒说话，谈罢吃起菜来，满桌的陪客也都小心相陪，也就把冯银仙晾着了。直等到菜上到最后一碟蟹膏米线，她仿佛才想起面前还站着个人，用筷子头敲了敲冯银仙的杯口，头也不抬：“喝了这个，拣喜庆拿手的唱一段。”

“班子都好了，就等您了，来来。”庄舜亭抹了一把汗，堆起笑来打圆场，把冯银仙引到屏风前。一时间胡琴、鼓板、铙钹齐作，敲敲打打，了不得的热闹场面。冯银仙不曾受过这样的侮辱，本是被迫扶病出来，一张面皮时红时白：“这……”

“冯老板，您就拣个喜庆的唱了……”庄舜亭低声道，“您不要逞这个脾气。”他不说话，一拧眉，摊开手掌，意思是今儿容不得冯银仙不唱。

豆大的冷汗顺着脸颊滑到领子里，冯银仙在屏风前站定了：“恩从天上浓，缘向生前种。金笼花下开，巧赚娟娟凤。烛花红，只见弄盏传杯，传杯处，蓦自里话儿唧啾。匆匆，不容婉转，把人

央……”唱的是幸恩，乍听是意气风发大团圆，到底不能细究。冯银仙本来病着，又喝了许多花雕，唱到此处嗓子一下哑掉了，戛然止在那个嘶声的“央”字上。

胡琴兀自响着，那喜庆极了的腔调转过来又转过去，更似哀声。幸而席间的人推杯换盏，各种醉态，也无人细听。那声音转过垂花门又过了船厅，散在漱园的夜里，更远处就听不清了。一会有雨下来，满园子的红纸灯笼转在风里，旧园子里的枯草衰蓬在雨里泡出一股尘气来。

火车站到孟向恒安排的住所要半个小时车程，习柔在路上睡着了，醒过来车子已经停在公寓前。

“习小姐，到了，请下车吧。”瓢泼大雨被风吹得打横似的飘，地下积了寸把深的水，常季荪撑着黑油布的大伞站在车门外。

她钻到伞下，棉布鞋面遇水就潮了。廊灯被风吹得打旋，钨丝灯胆大概是用得太久，光并不亮。习柔笔直站着，身后拖着一个变了形的长影子。只几步路，常季荪给她裹上的一件簇新大衣已被斜风雨打湿了一半，松着的领口露出一角浅蓝色的竹布褂子，那是震旦大学的秋制服。花园的煤屑路坏了，有一节露了泥面。习柔踩了两脚泥，泥脚又踏在门口长羊毛的脚垫上，留下许多泥水淋漓的鞋印子。

门房打开大门，常季荪停在门口道：“天气冷，习小姐早些休息。”

“谢谢你，常主任。”她向常季荪道谢。

“四少说，只要习小姐安心住下，其他的事情由他来安排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额角鬓发湿漉漉地黏在脸上，习柔伸手拨开去。浅淡的面孔也像沾染了雨气，牙白色的，朦朦胧胧像尊神像。

常季荪走了，大门咔一声在身后关上。习柔心里发冷，僵站在那里，身上是散也散不掉的一点自怜的怨气。

“小姐，热水放好了，把湿衣裳换一换吧。”跟在身后的妇人
说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夫家姓何，都叫我玉嫂。”

屋里地上铺着厚厚的柚子叶，用红亮红亮的缎子衬着，一路铺上
方正的大理石楼梯去。

“这些是什么？”习柔问。

“四少说要替小姐冲冲晦气。”玉嫂替她脱了外套，递给一个拖
着辫子的丫头。

她们把她领进房间里，房间连着一间宽绰的起居室。美国式的卷扶
手沙发，玫瑰金的包绒面子，四只笨重的旋涡沙发脚。进门右边挂着一
面描金的大妆镜，浅红色的纱帐打起来，露出里边的一张双人铜床。

“四少来了电话，说不用等他。”玉嫂说。

习柔把大衣解掉了，裹着浴衣到浴室里去。一盆子热水，她伏在
里头，脸泡得热烘烘的直作烧。把扎着的辫子拆掉，从颈子往下一点
也不放过，用胰子抹上擦得干干净净。也只关了几天，头发上都是牢
房里的稻草气味。

浴室里有彩花玻璃的窗子，像是天主教堂的窗子，习柔低头看
见，自己浮白的身体如同祭台上铺展的一块白葛布。泡得太久，她浸
在水里也觉得周身发冷——是水凉掉了。

雨在窗子上啪啪打个不停，大概有一点钟了。

去年张家庄大捷后，孟向恒的大哥孟向远上任平榆戍卫司令。这
一次孟鹤年去赆城视察新军训练，后方的事情交给了孟向远，向恒也
挂了个协理锻炼。

第二日孟向恒半下午从办公室回来，想起习柔的事情还没有相
谢，中途跑去郁碧孙下榻的劳伦斯佛饭店。

郁碧孙包下整层楼，一个人住着一间大套房。隔壁一间屋子屋门

紧闭，门前有人看守，屋子里乒乓乱响个不停。孟向恒去时她刚醒，交际场上的人过惯了夜生活，每晚必定两三点后入睡，有时天光才睡，下午醒来让人按过脚才起。孟向恒在客厅里等了半个小时，郁碧孙才揉着眉心出来，抱怨道：“怎么搞的，不生壁炉，屋子里冷得不能待人了。”

隔壁屋子里愈发乒乓乱响个不停，孟向恒隐约听见少女哭骂声。

“隔壁是关着清微？”

郁碧孙点了点头，她打不起什么精神，穿着丝绒晨衣、趿拉着皮拖鞋半蜷在沙发里。

“随她去闹，毕竟大家都不是一母生养，我管不了。”

郁为颀的长子长女是乡下的原配生养，至于小小姐清微母亲的身份，郁家一直语焉不详。有传是个秘书，前几年病死了。唯有郁碧孙这一个女儿是郁夫人所出。郁夫人娘家是簪缨世族，到碧孙母亲这一辈有三女一子。碧孙的外公丁老先生早年 and 已故世的国父章毅先是忘年交，将长女相许。二小姐、三小姐分别嫁了郁为颀、吴世璠。唯一的一个儿子丁叔治，又官至民政院长。因此碧孙在兄弟姐妹里出身最好，脾气也最孤拐。

“到底是你妹妹。”

“我和她不熟的。”

她很不耐烦，孟向恒就说不下去了。

“上次的事情，劳烦你了。”

“你是说震旦的那个女学生……名字瞧着倒不讨厌。”

碧孙支颐，漫不经心地随手翻着一本外国画册。孟向恒看着她，一时晃神。

碧孙不知道他是在看自己，反而酸他：“你看你，我不过是提起来，你就不知道神游到哪里去了。”

正说话间，清微那间房的房门打开来，清微睁着一双泪眼，站在门口。

“封建，专制……”清微哽咽着说了两句，就嗓子发哽。眼眶里的眼泪一径打转，见郁碧孙并不搭理她，呜呜地哭起来。

她还穿着学校发的竹布褂子、青色绸子裙，单褂子上边加了一件御寒的线衫。十七八岁正是发育的年纪，清微长高了不少，剪了发，是个少女的样子了。然而她长得和姐姐碧孙全不一样，水滴形状的脸上，线条格外柔和些。

“瞧你像个什么样子。”郁碧孙让服务生拿来热毛巾和姜汁调过的热牛乳给她。清微一向怕她，只是垂眼无话，捧着牛奶碗，双肩一抖一抖，万分委屈的样子。喝了两口，渐渐不哭了，然而之前哭得声嘶力竭，不住地打起嗝来。

郁碧孙问：“这是夷洲哥哥，你还识不记得？”

清微噤嘴：“小时候在家里见过的。”

“后天我就带她回去。”郁碧孙又转向孟向恒说。

“这么急？”

“家里边要帮清微说亲了，我不想添什么乱子。”

孟向恒哑然失笑：“清微才多大，你母亲也是忒心急了些。”

“清微九月就满了十七，也不小了。何况不是自己生的，更怕人说耽误了她。”当着清微的面，郁碧孙的话也说得刻薄。

“十七岁都算老，我简直老得掉牙。”

“不然你请一位长辈保媒，让爸爸把清微许给你，替你回一回春？”

孟向恒知道碧孙牙尖嘴利，反而越发想作弄她，一下子拉着她的手不教她挣开，笑道：“那以后同你不正是一家，倒好了我，不知盼这天多久了。”

郁碧孙歪在沙发上，一手支颐，另一只手被他捏着。眼梢被手支得飞起来，冷冷斜睨着他：“多大年纪了，老帮菜还要在这里卖痴。”

“你是水晶心肝玻璃人，等闲人是哄不着的。不过依我看人要是活得太清楚，免不得自己伤心、别人讨厌。”

孟向恒这话说得半真半假，郁碧孙冷笑了一声：“这又管起我来了。”

孟向恒别了郁家姐妹，到大宅点过卯，夜里才到尔登路的寓所，见餐厅里摆着的饭菜半冷，习柔却还在房间里。孟向恒沿着楼梯走上二楼去，一路都没有开灯。核桃木的双开门半掩着，房间里也是暗的。

习柔静静坐在桌边，孟向恒按亮了电灯钮，房间里一下亮起来。习柔像是受了惊扰，站起来，半旧的家穿棉布长袍长得盖过脚面。她的眼睛有些适应不了突然的强光，半天才看清是他。

“你要来，怎么没有打个电话？”

“哪有这么些规矩，以后我都住这边。要是不回来，再打电话过来。”他解开外套，披在她肩上，“回头让他们叫裁缝来，多做些四季的衣裳。老房子有些冷，清晨和晚上都多穿一些。”

他觉察到她的肩膀在自己的掌心里微微地颤抖着：“怎么了？”

习柔低着头，默默无语，孟向恒把她圈在怀里。

“回来就好，”他话说得温柔体意，“我生在这样的家庭，在外边交际不外是因为场面上有许多事情不由自己。但我对你是至真至诚的，你还不清楚？”

“清不清楚的，”习柔惨然一笑，“反正我都回来了。”习柔轻轻挣开他，“我只问你一件事，你应承过我会放了英成，现在还作数吗？”

孟向恒强抑着心中不快：“你再见我第一面，就迫不及待要说这个？”

“你明知道我和英成……那次你陪施小姐去时装公司买衣服，你记不得了？我就在你们隔壁那间试衣间里……”习柔话未说完，已被孟向恒揽回怀中紧紧拥着。

习柔知道他贯是这一套，不免有点心寒，不为所动地说：“后

来你听了两句闲话，反倒冤我和付英成有私，一句话不听，就送我走。在常州被宪兵拿了，我就想只要不再见你，死在牢里我也情愿。可笑母亲竟糊涂到来求你，你是怎样铁石心肠的人，我早就见识过了。”

“那时候我在气头上。”

“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。”

习柔双手从他肋下穿过去，触到他制服上冰凉的肩章。她低声哀恳：“放我走吧。”

“你这样好，我绝不放开手。”

孟向恒哄着她，吻纷乱地落下来，一点一点的，又凉又热。

“我想着过些时候换套带园子的房子，等开了春带你去看西山住一阵，咱们还有一辈子呢。”

他一只手卷起她的上衣，攥住她的右乳。知道他不过是为着这个，习柔反而一动不动，嘴角噙着哀凉的笑意，显得人格外驯服。

郁夫人礼拜五上玉京山度周末，预备在山上宴请宗家的女眷，别邸上下忙作一团。郁夫人和宗夫人留美时在韦尔斯利书院是同学。宗先生是南洋归侨，宗家逊清起在南洋就是巨族，到他这一代家里人口众多，大家族的关系盘根错节。宗先生的母亲是家里做主娶的大太太，比他父亲还大两岁，并不得丈夫的心。老头子在世时，拨了一笔家私把老太太和这一房的孩子都送回了中国，形同是流放了。世事难料，近些年南洋的祖业凋敝，宗先生倒在国内发了家，名下的集美航运是国内的巨头。如此，虽然身上没有功名，权贵巨室还是尽力和他结交的。

宗家母子到得早，正逢郁夫人午睡方起，厨房做了枫糖炖藕晾过，装在瓷盅里送去厅中。郁碧孙好吃甜食，郁夫人瞧见金香端了枫糖炖藕，便问：“给老二留了没有？她爱吃这个。”

金香说：“厨房里留下了。”